

# 反美主義：文明衝突亦或權力政治？

## Anti-Americanism: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or Power Politics?

楊吉林\*

Chilin Yang

### 摘要

全球化是當前影響世界各國社會發展與國際政治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往往被許多國家保守派人士視為等同於美國化，遂導致反美主義蔓延。杭廷頓在分析全球國際局勢變化時指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衝突將是以文化為導向；文化相近的國家容易整合利益並形成結盟，而文化差異較大的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機會也大。九一一事件發生後，許多人士認為杭廷頓的理論正確地預測了國際局勢的發展方向，也將該事件歸因於文化衝突，更認為是回教基本教義派對於美國勢力與文化的反撲。若延續此一思維，世界各地反美主義的興起乃是文化衝突的必然結果。

然而仔細分析當前反美主義的發展與形成，吾人不難發現強調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美國強勢外交政策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而蘇聯瓦解後的後冷戰單極國際體系也間接地促成了反美主義的蔓延。反美主義在世界各國有不同的形成背景、意涵與表達方式，若以文化衝突的單一解釋是難以說明問題的本質，而現實主義所強調的權力政治仍應是反美主義的癥結所在。

**關鍵詞：**文化衝突、全球化、美國霸權、權力政治

### Abstract

Currently globalization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nfluential factor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mos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conservatives in those societies tend to view it as an undesirable trend of cultural Americanization. As a result, anti-Americanism has emerged or intensified throughout the world. Samuel Huntington, in analyz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orld politics in early 1990s, pointed out that global conflicts had been dominated by cultural

---

\*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identity after the Cold War; in other words, cultural identity issue can be taken as an indicator in predicting future conflicts among nation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many Americans believe that Huntington was right and the terrorist attack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backlash from the Muslim fundamentalist forces against the spread of American culture. Following this argument, anti-Americanism is, obviously, a foregone conclusion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vertheless, if we exam thoroughly the issues at hand, we will realize that instead of cultural conflicts it is the American dominant foreign policy and practices that should be blamed as the main cause of the anti-Americanism spread. Moreover, the monolith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polity emerge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diffusion of anti-Americanism. The fomentation, significance, and expressions of anti-Americanism vary from region to region, country to country, and it would be incorrect to interpret the phenomenon in terms of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lone. The analysis of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Realist perspective of power politics still better explains the issue of anti-Americanism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clash of civilizations, globalization, American hegemony, power politics



## 前 言

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發生後，美國社會與民心產生了極大的變化，美國向來習慣於派兵赴海外作戰，從未料到戰火會從自家後院燃起。在小布希政府的運作下，反恐作戰成爲當前美國外交與軍事戰略的主軸，美國的外交政策與相關作爲也塑造了新的國際局勢。當美國正積極動員友邦進行聯合反恐與用兵伊拉克的同時，國際上也產生了一波波的反美浪潮，這些聲浪並非聲援恐怖主義或是支持回教基本教義派，而是質疑美國單邊主義軍事行動的正當性。<sup>1</sup>這股反美主義爲美國的國際霸權地位投下陰影，也引起了美國國內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派陣營的激辯，兩派陣營的論述爭論自然延燒至總統大選的辯論中，使得選情變得額外激情與慘烈。

反恐作戰所處的新國際局勢並非遽然而至，它的成形可以從冷戰結束談起。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美國成爲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這個變化來得突然，美國的領導精英及戰略家們也立即開始籌畫建構新的世界秩序。一九九三年著名政治學者杭廷頓在極具影響力的*外交事務*雙月刊發表了「文明衝突」這篇論文，企圖以典範轉移的規格爲新的世界秩序寫下序文。他在後來出版的書中指出：未來的地方政治將是族群政治，而全球政治則將是文明政治。<sup>2</sup>杭氏試圖從宏觀理論角度點出美國未來所將遭遇到的國際抵抗，而這種抵抗的根源在於文明衝突；他憂心的指出基本教義派日益抬頭的回教文化將與快速經濟崛起的中國文化相結合，並聯合起來對抗以美國爲主的西方文化勢力。

不過在九一一之後，若仔細檢驗國際上反美主義的內涵與本質，不難發現以文明衝突來解釋反美主義似乎是忽略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單邊主義傾向與霸權心態。雖然反美主義的形式與原因相當複雜，而且全球化的影響也造成各種文化保守主義勢力的反撲，但美國的霸權主義的確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而事實上，美國的霸權主義中也隱藏著相當程度的文化優越主義，相對於文化多元主義而言，這也是反美主義的根源之一。<sup>3</sup>

本文試圖由全球化的角度切入來觀察美國霸權主義與其他國家間的衝突，進而探討反美主義的本質問題，然後將說明當前以及未來的國際衝突或是體系穩定與否仍以權力政治爲核心，而所謂的文明衝突論只是國際衝突的結果而非原因。無論是美國社會或是回教國

---

<sup>1</sup> 國際社會對於美國的伊拉克政策有許多批評與質疑，特別是指布希政府高舉民主大纛卻忽略許多現實問題，進而強行靠軍事武力貫徹政策，充分展現出美國至上的單邊主義。美國新聞週刊也選在布希連任就職後以封面專文來檢討布希政策爲何受到各方的批判與質疑；見“High Hopes, Hard Facts,” *Newsweek*, January 31, 2005, pp.14-19.

<sup>2</sup> Sameu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London: Simon & Schuster, 1997), p.28.

<sup>3</sup> 杭廷頓對於文明與文化二詞並未嚴格區分，在其書中二詞經常出現互用情形。例如杭氏指出後冷戰時期人類間最大的差異不在於意識型態、政治、或經濟，而是文化。Ibid., p.21.

家社會都已隨著全球化的擴張而逐漸多元化，杭廷頓主張鞏固美國傳統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不僅得不到歐洲人的認同，恐怕更無法受到美國國內多元文化主義者的支持；杭廷頓的主張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美國文化的保守派觀點。

## 全球化與美國霸權

全球化是當今討論國際政治經濟最受矚目的課題之一，此一名詞大約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開始流行，並逐漸取代了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的說法。事實上「全球化」包涵許多有關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層面的變化，各個學科領域都有賦予其特定的定義。而全球化與美國霸權之間的問題更是關係密切，美國國際政治著名學者曼德邦（Michael Mandelbaum）在分析冷戰後新的國際形勢與九一一事件之間的關係時指出：當今的世界受到三個主要觀念宰制，那就是和平、民主以及自由市場。其中自由市場的內涵就是資本的流通，而美國紐約市的華爾街則是世界資本主義的心臟。另外一位美國知名學者華茲（Kenneth Waltz）更不諱言地指出，全球化是當代的流行語，也是美國的產物，其基本內涵就是自由民主主義與市場資本主義。市場的自由度、透明度與靈活度則是各個國家追求經濟發展的關鍵詞。<sup>4</sup>不過，全球化所代表的經濟發展並非普及全球，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及中東地區國家是被排除於全球化的過程中，或者是進展緩慢。這種不均衡的全球化過程自然地引發了自由派及落後地區人士的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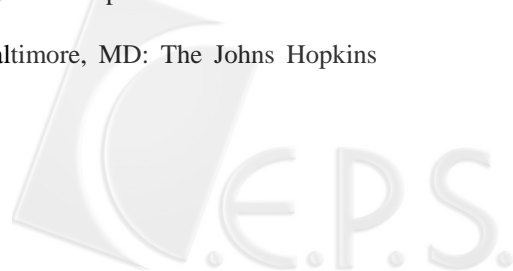
對美國外交政策與作為相當不滿的自由派人士認為，在蘇聯以及其他第三世界民粹政權崩潰後，以資本主義為內涵的美國帝國主義企圖更進一步地掌控世界市場，壟斷自然資源以及落後國家的勞力。美國經常藉著民主與人道主義的託辭而恣意干預其他國家內政，並以雙重標準對待與其有利益結合的友邦國家。<sup>5</sup>也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深化，因為資本主義的擴張已經結束，繼之而起的則是資本主義的深化。前者代表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擴張，後者則代表資本核心國家對於邊陲國家金融控制的強化。因此，從全球資本流動的角度觀察，全球化的結果是核心國家（如美國）對世界控制力的增強加大。<sup>6</sup>勿庸贅言，這樣的國際社會結構變化自然引起弱勢國家團體的反抗，也形成了國際社會的分裂（fragmentation）。當恐怖主義份子發動九一一攻擊摧毀了雙子星大廈，其意義就是直搗美國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由於美國的自由市場概念與資本主義勢力無遠弗屆地掌控世界，反對

---

<sup>4</sup> Kenneth N. Waltz, "Globalization and American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 (Spring 2000), pp.46-56.

<sup>5</sup> 此類批判甚多，有些評論家將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及美國帝國主義間畫上等號。見Samir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June 2001), URL:<http://www.findarticles.com> (Retrieved July 12, 2004)

<sup>6</sup> Ankie Hoogvelt,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apter 7.



美國政策的國際性非政府反美組織在無法以傳統方式對抗美國之餘，竟採取恐怖主義方式來打擊美國的霸權勢力與地位。

若進一步從意識形態層面觀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新自由主義的盛行，這個學派主張政府的責任是維持一個保障私人資本與利於經濟活動的環境，企業若能賺錢，其餘的國民也就會雨露均霑同享利益。<sup>7</sup>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導致一種結論：美國霸權的維持是有利於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即便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中共都傾向接受這種論述。<sup>8</sup>但不幸的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所帶領的全球化趨勢造成了全球國家間財富的分配不均且日益惡化。在全球經濟結構中，那些自認為受到剝削與不平待遇的集團就將其遭遇歸咎於美國資本主義的掌控。全球化與美國霸權被許多人視為是一體的兩面，彼此間具有相輔相成的效果，甚至被認為是世界走向混亂與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的主要癥結所在。

但從美國的角度思考，有美國學者認為全球化本身對美國是有著相當程度的危害性。當全球化意謂著世界各國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發展趨於匯合時，南北國家間經濟發展的落差反導致了南方國家的國家機器潰散失效，以致少數恐怖份子集團就可輕易地超越國界進行各種跨國攻擊，令美國或是其他歐洲國家防不勝防。<sup>9</sup>無論是九一一攻擊事件、西班牙車站攻擊事件，亦或是俄羅斯學校人質事件都是顯著的案例。從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角度觀察，美國的霸權地位招致抵制與抗衡是相當自然的一件事。一個霸權國家很容易就將她自身的國家利益作毫無限制的延伸，當一般的國家通常只會對有直接利益關係的事務關心時，霸權國家卻幾乎對全球事務都想掌控。在全球化的環境下，美國霸權地位與作為所產生的結果並不是促進國際社會趨向統一與和諧，反倒是導引出反全球化運動與反美主義，而兩者間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換句話說，美國霸權主義與全球化的匯集並未消除人類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反而是間接地否定了美國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的終結」的論述。<sup>10</sup>反美主義是當今世界意識形態衝突中主要的一種思想與風潮，但仔細分析反美主義將不難發現，其重點原因並不在於文化衝突，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外交政策才是問題的核心。

當蘇聯瓦解後，美國已儼然成為世界唯一的霸權，也是唯我獨尊的霸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或是集團國家可以與其對抗，也遑論加以制衡。如此一來，美國也就被視為一

---

<sup>7</sup> Ibid., pp.134-136.

<sup>8</sup> Michael Mandelbaum, *The Ideas that Conquered the World*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3), Chapter 9.

<sup>9</sup> Stanley Hoffmann, "Clash of Globa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Issue 4 (Jul/Aug 2002), pp.104-115.

<sup>10</sup> 福山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了「歷史的終結」論文，他認為共產主義的破產崩潰代表了自由民主思想的勝利，其他意識型態如社會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也都被拋棄，因此在未來人類對於意識型態不再有爭議，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而言，歷史已到了盡頭。稍後福山將其論文以專書出版，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個「不負責」的霸權國家。<sup>11</sup>當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時，他傾向採取多邊主義途徑處理國際問題，也就是透過與友邦協商來解決國際衝突。但小布希上台後，他強調維護美國利益至上並傾向採取單邊主義行動。對布希政府的核心人士而言，維持美國霸權是保護美國利益以及世界秩序的必要途徑，如果盟邦不能配合美國政策時，特別是指歐洲的德法兩國，美國就有必要採取果決的政策與行動。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恐怖攻擊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觀有了明顯的改變，其特點之一就是將意識形態與國家利益緊密連結。布希政府認為自由民主主義的傳播是有助於消滅恐怖主義，如此也就間接地否定了許多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尤其是那些被稱之為「流氓國家」的。<sup>12</sup>美國這種強悍與先制的政策與思維，自然是引起更多與更大的反彈，美國霸權就成為各方攻訐與打擊的對象。

### 反美主義與文化衝突

美國保守派人士往往認為美國是當今全球不可缺少的國家，她雖是霸權國家，但是一個善良與維持世界經濟繁榮發展所不可或缺的霸權。<sup>13</sup>但不幸的是，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並不認同這樣的看法，其中也包含了與美國同屬西方文化的部分歐洲國家。美國保守派人士堅決地認為強而有力的美國才是世界安全的保障，鑒於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超級強權，若美國怯於施展國力展現維護美國利益的決心，那只會招來更多流氓國家的恫嚇與勒索。若美國能夠堅決無畏地執行維護美國利益的政策，那將有利於維持國際秩序穩定與和平，也可嚇阻想要挑戰美國霸主地位的國家與勢力。因此，美國國際政治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就指出，當全球化的聲浪高唱入雲霄時，許多世人以為這世界不會再有戰爭，因為戰爭違反了經濟利益與自由民主價值觀，但這種觀點忽略了權力政治仍是當前國際政治的主要特色的事實，核子武器的嚇阻效果仍然是阻止戰爭爆發的有力因素。<sup>14</sup>布希政府中的新保守主義精英們就是服膺這種強調權力政治的國家安全理論，而美國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強硬外交作為也遇到越來越多的挑戰與阻礙，也就是所謂反美主義的流行。<sup>15</sup>

事實上，反美主義的存在其來已久，原因也眾多複雜，世界各個區域的反美主義情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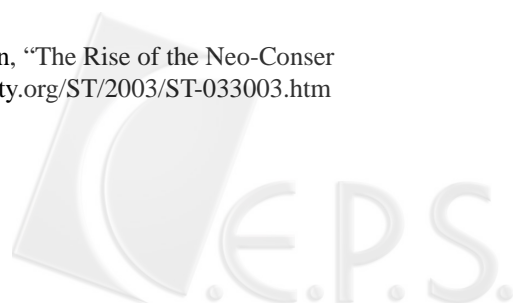
<sup>11</sup> James Anderson,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September: Al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 *Geopolitics*, Vol. 8, no.3 (October 2003), pp.35-60.

<sup>12</sup> Melvyn P. Leffler, "Think Again: Bush'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Sept. 2004), URL: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files/story2671.php> (Retrieved July 24, 2004)

<sup>13</sup> 美國著名保守派學者Robert Kagan就持這種看法，見"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Issue 111, pp. 24-35.,

<sup>14</sup> Stanley Hoffmann, "Clash of Globalization."

<sup>15</sup> 關於布希政府中新保守主義精英的介紹可參閱 Janadas Devan, "The Rise of the Neo-Conservatives," *Straits Times*, March 30, 2003. URL: <http://taiwansecurity.org/ST/2003/ST-033003.htm> (Retrieved June 22, 2004)。



均不相同，而美國在九一一之後所發動的反恐戰爭與伊拉克戰爭是當今全球反美主義的最主要近因。在九一一爆發之初，世界各國大都感到震驚並為美國人哀傷；但不久，反美的批判聲音就逐漸升高，在歐洲與中東地區甚至有人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美國自導自演的傑作，這些批判聲音基本上反映出對美國在九一一之後所主導的各項軍事作戰行動的不滿。根據調查，反美主義至今並不是國際上普遍的主流意識形態，但它的存在是無庸置疑的，而且自九一一以來日益高漲。<sup>16</sup>針對反美主義的討論，令評論家們意見分歧的倒不是這股聲浪的大小，而是它的根源與起因。若按照杭廷頓理論來解釋，國際上的反美主義正是文化衝突的現象，這論述也得到美國許多民眾的接受。但有許多學者認為文化衝突並非反美主義的主因，甚至指出美國流行文化事實上在各國都受到歡迎。因此，反美主義的確實因素與型態是非常值得學界的重視與討論，因為這可能關係著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

在後冷戰時期，美國作為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經常被指控為全球文化墮落的淵藪，無論從歐洲、中東或是亞洲都有這種批判的聲音。所以杭廷頓認為文化衝突是後冷戰國際體系重新組合的原動力，而反美主義是文化衝突的結果，是伊斯蘭教文化與西方文化相互衝擊的產物。支持杭廷頓的美國學者不乏其人，史丹福大學的柏曼(Russell Berman)就更進一步指出反美主義簡直就像一種著魔的情結 (obsession)，他舉例說明在歐洲竟有人認為九一一事件是美國人自導自演的，其目的在於製造美國是受害者的形象。<sup>17</sup>針對歐洲，柏曼認為反美主義是一種偏見與中傷的蔓延，它是對美國超強軍力與國力的不滿與忌妒。柏曼強烈地認為反美主義不是美國錯誤外交政策的產物，而是因為許多人認為美國國力強大無比，可以執行許多超乎尋常人所能想像的任務，因此對許多事情都是以陰謀論的思維將過錯歸到美國身上。他以德國為例，說明在德國所出現的反美言論都是以意識形態為主，而與美國對德國的外交政策無太多關聯，因為美國自二次大戰後為德國做了許多事，這其中包括了馬歇爾計劃以及美國支持德國統一等。

柏曼的論點與取材似乎有欠客觀，因為以歐洲國家而言，他們對於美國的不滿並非僅著眼於美國對歐洲外交政策，而是基於美國在其他地區事務上的外交作為過於獨斷獨行。在九一一的創傷之後，有學者認為美國變得越來越基本教義派化，除了紐約時報上偶而看得到批判布希的言論外，大多數美國的主流報紙都變得相當愛國與保守，這點就令歐洲評論家們側目。<sup>18</sup>當布希以簡化而又挑動人心的言論在美國國內頗受歡迎之際，歐洲人卻認為那是挑釁而霸道的表現。德國總理施洛德 (Schroder) 乾脆就以反對布希的伊拉克政策作為

---

<sup>16</sup> "On the rise," *The Economist*, April 1, 2003, pp.10-11.

<sup>17</sup> Russell Berman, *Anti-Americanism in Europe: A Cultural Problem*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ublication, 2004), pp.33-34.

<sup>18</sup> Richard Lambert, "Misunderstanding Each Other," *Foreign Affairs*, Vol.82, no. 2 (Mar/Apr 2003), pp.62-74.



他在二〇〇二年九月競選連任的主要政見，斯洛德將布希的出兵伊拉克批評為一場貪婪之戰 (a lust war)。<sup>19</sup> 斯洛德原本連任機會渺茫，但藉著德國國內反美反戰的高昂情緒，他順利得以連任。

德國的反美風潮還算新鮮，但法國的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法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一向高昂，法國人往往視美國文化為低俗的全球化產物，他們排斥美國式飲食與流行文化的態度早已人盡皆知。法國特有的反美主義固然是源自於本身的文化優越感，但法國文化與美國文化間的衝突卻是被美國的霸權主義與全球化效應放大。譬如，法國人向來習慣在經濟事務上由中央政府扮演積極管理的角色，但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自由主義使得法國農民生計受到很大的衝擊，法國農民以蘋果砸麥當勞的事件就是這種效應的具體呈現。<sup>20</sup> 儘管反全球化是法國文化的特色，法國也早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開始企圖建立自己獨特的國際地位，戴高樂主義更是這路線的代名詞。然而在美國布希政府的霸權主義刺激之下，法國就有意結合全球反美勢力與美國分庭抗禮，特別是以歐洲大老自居，團結歐盟以對抗美國。當布希政府多次忽視國際上對取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呼籲，獨自展開消滅伊拉克海珊政權的軍事行動，就遭到了法國強烈的抵制與批評。<sup>21</sup> 如同德國的反美主義情形，法國的反美也是充滿了權力政治的考量，傳統的國際權力平衡現象仍然揮之不去。

最受世人注目的反美主義應該是在阿拉伯國家，而最令阿拉伯世界痛恨之處莫過於美國長期支持以色列。九一一事件後，布希政府因為本身推動反恐戰爭的需求，對於以巴糾紛顯得力不從心無暇照顧，當以色列對巴解炸彈自殺攻擊採取強烈報復懲罰時，美國無法有效地管制以色列的過當行爲，以致遭批評為放縱以色列藉反恐之名行消滅巴解之實。<sup>22</sup> 反觀過去，一九九三年美國克林頓總統努力推動奧斯陸和談 (Oslo Accords)，當時美國的角色被參與會談的各方視為中立客觀的調人，但到了第二次美伊戰爭之後，美國的客觀形象已大受折損。雖然小布希總統曾提出「和平路線圖」的計畫，但以巴雙方難分難解的以牙還牙報復行爲，很快就讓和平路線圖模糊不清了。也有學者附和杭廷頓的文化衝突論指出，美國不應單純地從政治角度去思考與解決中東問題，若要化解美國與中東回教國家間困難的關係勢必要從了解回教教義著手，美國必須與回教領袖對話，唯有透過宗教對話才能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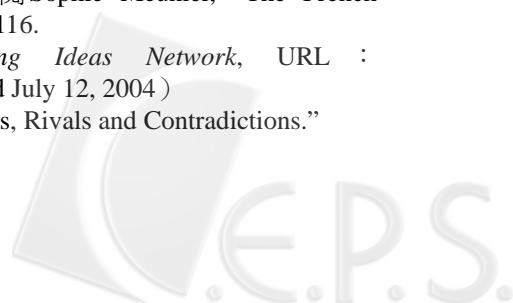
---

<sup>19</sup> David Lawday, "German Chancellor," *New Statesman*, Sept. 30, 2002, URL : <http://www.findarticles.com/articles> (Retrieved June 24, 2004)

<sup>20</sup> 由於不滿世貿組織在美國與歐盟間的傾銷牛肉爭議作出對美國牛肉出口的有利裁決，一名法國農夫將大量蘋果傾倒在法國一家麥當勞店的門外。參閱Sophie Meunier, "The French Excep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Jul/Aug 2000), pp.104-116.

<sup>21</sup> Erich Marquardt, "The Europe-US Divide," *Moving Ideas Network*, URL : [http://www.movingideas.org/article/full\\_cite/139.html](http://www.movingideas.org/article/full_cite/139.html). (Retrieved July 12, 2004)

<sup>22</sup> James Anderson, "American Hegemony after 11 September: Allies, Rivals and Contradictions."





解與化解賓拉登等所引發出的國際恐怖主義問題。<sup>23</sup>

一般而言，中東事務分析家們均認為阿拉伯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該地區的保守派與基本教義派人士都認為全球化污染了回教社會，而色情、飲酒、女性主義運動以及當地的腐敗政權都是受到外力支持以及是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結果，而以色列問題更是他們的痛處。<sup>24</sup>不過美國主流意見對此事顯然有不同的解讀，他們認為反美主義的氾濫是因為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內部鬥爭的結果，鬥爭的各方勢力都將罪過推到美國身上，美國只是個代罪羔羊。中東國家的掌權者不願推行國產企業化與政治民主化，反將經濟發展問題歸罪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剝削。美國學者分析指出，美國在處理中東事務上一向謹慎小心，避免刺激敏感的回教人民，然而在中東地區各國政權的操弄下，再加上美國對以色列的長期支持，美國很自然地就成為回教人民仇恨的對象。<sup>25</sup>

反美主義的形成固然有其文化偏見上的原因，無論是中東或是歐洲地區都是如此，但本文分析顯示各國內部經濟發展、政治權力分配以及全球經濟結構變化也都是反美主義的原因，而對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滿與霸道卻更是主因。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與作為是值得檢討的。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發展的確為世界各種文化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也逐漸創造出所謂的全球文化，但若美國依恃她在科技上以及國際語言上的主導地位，在建立政治與軍事霸權之外，仍想進一步建立文化霸權時，這才會引起杭廷頓所揭櫫的文明衝突。<sup>26</sup>文化衝突論本身顯然否定了美國民主自由價值觀的普世性，也低估了人類各種文化間的共同價值觀與和諧性。事實上，後冷戰時期或是二十一世紀國際政治所要面對的難題仍是以政治性的為主，各種文化間的差異性並非是造成國際衝突的根源。

文明衝突亦或權力政治？

隨著資訊科技的發達與普遍，全球化對於各國文化帶來相當大程度的衝擊，這其中同時有匯合與分化的作用。許多國家人士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它限制了本土文化的發展。譬如一位有名的法國電影製片人在九〇年代中期就曾指出：「若再不對美國文化的輸出加以限制，歐洲文化就完了。」<sup>27</sup>但若進一步從文化全球化的角度分析，就不難發現美國文化並

---

<sup>23</sup> Jack Miles, "Theology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ROSSCURRENTS*, Winter 2002, pp.451-458.

<sup>24</sup> John Rossant, Pete Engardio, Dexter Roberts, Susan Postlewaite & Paul Starobin, "The Roots of Resentment," *Business Week*, October 1, 2001, pp.46-47.

<sup>25</sup> Barry Rubin, "The Real Roots of Arab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Affairs*, Vol.81, no.6 (Nov/Dec 2002), pp.73-85.

<sup>26</sup> 美國的確有學者倡議利用語言與科技的優勢採行文化霸權主義，見David Rothkopf, "In Prais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7), pp.38-53.

<sup>27</sup> Charles Paul Freund, "American Culture is not Dominating the Globe," *Reason*, March 2003, URL : <http://findarticles.com>. (Retrieved July 12, 2004)

不是全球文化的統一模式，而且拜資訊科技發達之賜，美國文化本身也受到全球各地區文化無與倫比的衝擊。雖然自一九八〇年代開始美國電影電視節目充斥著世界各國的電影電視銀幕，但根據二〇〇一年的一項研究指出，在六十多個國家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最受歡迎電視節目仍是本土製作的。<sup>28</sup>另外，美國本土的大眾文化在近十年來充分顯示出外來文化的影響，特別是美國的新移民當中，大多數人仍執著於欣賞原國家的文化娛樂產品，其中又以拉丁美洲移民的情形最為顯著。<sup>29</sup>因此，我們不難發現美國的娛樂節目中摻揉了越來越多的多元文化色彩，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吸引不同族群的觀眾。

文化全球化基本上是資訊科技發展與美國權力獨霸的結果，但那也多屬於一般流行文化的層次。在深層文化部份，也就是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針對外在環境反應的系統，各國文化是不容易匯流融合的，對於這種差異性我們應給予尊重而不是批判。<sup>30</sup>若純粹以文化衝突來解讀反美主義，那就模糊了問題的焦點，也忽略了人類在文化本質上的共通性。許多時候，文化差異性往往是受到政治勢力操弄而產生人為的衝突，這種現象的根源是政治的，也是人類社會爭奪權力的結果。當美國總統布希宣稱反恐戰爭是一場正義與邪惡之戰時，這很容易讓一般人誤以為伊斯蘭文化與恐怖組織有著先天上的連結或是特殊關係，進而誤以為反恐戰爭是一場文明衝突的戰爭。這種自認為正義化身的世界觀，只會將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變得更難處理。<sup>31</sup>畢竟，恐怖主義組織的理念與發展有其相當複雜的因素與時空背景，不能單純地以宗教教義或是文化傾向而加以論定。事實上，許多觀察家都注意到一個現象，在反美主義盛行的國家，美國大眾文化仍然是受到歡迎的，人們所不滿的是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國際行為。

對於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局勢變化，杭廷頓的理論是從文化角度切入，企圖由宏觀角度分析國際政治的走向，杭廷頓認為回教國家缺乏西方國家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觀；譬如，西方國家堅決主張政教分離、社會多元化主義與議會制度等，而這些思想與制度都很難在阿拉伯國家中找到。根據「自由之家」的一項調查，在四十多個回教國家中，只有四分之

---

<sup>28</sup> Ibid.

<sup>29</sup> Richard Pells, "American Culture Goes Global, or Does it?"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48, no.31 (April 12, 2002), pp7-15.

<sup>30</sup> 有美國學者將文化分為四類：精英文化 (elite culture)、視覺文化 (visible culture)、大眾文化 (popular culture) 及深層文化，而深層文化 (deep culture) 是前三者的來源或本體。見 Margaret J. King & Jamie O'Boyle, "Idea and Value Exchange Worldwid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World,"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Vol.25, no.1, 2002, pp.1-8.

<sup>31</sup> 針對布希總統以正義對抗邪惡的口號進行反恐戰爭，學者批判為以偏執的道德觀來處理國際事務，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美國政府的基本教義派化。John Gray, "American Culture is Animated by a Heresy: that Human Nature is not Inherently Flawed but Essentially Good," *New Statesman*, January 20, 2003, URL: <http://www.findarticles.com/> (Retrieved May 28, 2004)

一的國家享有民主選舉制度，而主要的阿拉伯國家都不是民主政體。<sup>32</sup>這項數據固然支持杭廷頓的理論，但這項數據並不能證明回教或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不接受民主觀念，或是不嚮往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顯然地，有無數的中東地區人民企圖移民至美國或是歐洲國家，無數的青少年珍藏著美國影歌星的海報和迷戀美國電視影集和電影。但是國內的腐敗政治與低迷經濟讓他們對未來不抱希望，許多阿拉伯人羨慕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但又痛恨美國人一昧地支持以色列而與阿拉伯世界作對。<sup>33</sup>對許多阿拉伯年輕人而言，西方文化是他們所嚮往的，甚至認為美國人知道如何創造未來，但是各種現實困境讓他們仇視西方的強大。特別是美國以軍事力量來解決中東的問題時，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感覺就變得非常負面了。

九一一之後，美國政府的新保守主義人士相信美國必須堅定地以優勢武力與先制做為來保衛美國的文化與自由，並徹底擊敗邪惡的恐怖主義勢力。雖然世人不會認同凱達組織的恐怖攻擊行為，但美國國內保守派人士以反恐戰爭作為冷戰的延續，以此藉口持續發展武力並主導國際政治，這種強勢作為只會引起其他國家更多的反彈，即便與美國同屬西方文化的歐洲國家也都無法同意美國的做法。美國知名學者也是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的奈伊（Joseph Nye）就建議美國必須多思考運用軟性權力，而不是單單依賴硬性權力。奈伊將軟性權力定義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與政策，他認為美國的軟性權力固然不會對賓拉登恐怖組織有任何作用，但的確可以贏得阿拉伯國家溫和勢力的支持，徒靠軍事力量並不能讓美國在中東贏得真正的勝利，而是必須運用阿拉伯世界的理性溫和勢力。奈伊明確地指出，反恐戰爭不是文明衝突的戰爭，而是伊斯蘭教國家內部溫和派與激進份子間的內戰，如何以美國的軟性權力去爭取溫和勢力才應該是美國政策的核心。<sup>34</sup>可惜美國的新保守主義人士並不贊同這類的意見，譬如美國副總統錢尼的幕僚長Lewis Libby就曾表示：「以和平繁榮為訴求的外交政策，只會讓賓拉登這類的恐怖份子為所欲為。」<sup>35</sup>不過，到目前為止伊拉克持續無解的戰事，已讓美國執政者了解到單憑軍事力量只會讓伊拉克戰爭變成另外一個痛苦的越戰。

## 結語

全球化是由全球經濟與科技發展所導致，它也是商業團體追求利潤的結果，但它突顯了美國空前強大的國力與世界霸權的地位。當全球化迫使世界各國面臨外國文化衝擊時，

---

<sup>32</sup> Ronald Inglehart & Pippa Norris, "The Tru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Policy* (Mar-Apr 2003), pp.63-70.

<sup>33</sup> Carla Power & Christopher Dickey, "Muhammad Atta's Neighborhood," *Newsweek*, Vol.140, no.25 (December 16, 2002), pp.36-40.

<sup>34</sup> Joseph S. Nye, Jr. "The Velvet Hegemon: How Soft Power can Help Defeat Terroristsim," *Foreign Policy* (May-June 2003), pp.74-75,

<sup>35</sup> Corey Robin, "Grand Design : How the 9/11 Unified Conservatives in Pursuit of Empire,"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04, pB01.

各國本土派人士紛紛認為美國文化似乎就是全球文化的代名詞。但對美國的保守派人士而言，美國傳統文化也受到全球化的衝擊與稀釋，他們對於美國國內的多元文化主義也感到憂心忡忡，深怕以基督教為核心的美國文化最後會被多元文化主義淹沒。杭廷頓以全球文化的差異性導致權力衝突做為其分析全球局勢變化的主軸，他明確指出後冷戰時期的國際衝突是以文化為導向，文化相近的國家會結成集團與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發生衝突。<sup>36</sup>然而本文的分析卻清楚說明，同屬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歐洲國家與美國間為了中東問題仍然發生了嚴重的齟齬；而中東國家對於美國的不滿，也並非純粹是文化上的衝突，反倒是起源於國內政治與國際權力衝突才是主要原因。顯然地，杭廷頓將國際衝突的原因與結果本末倒置了。

不可諱言地，文化因素的確是現今國際政治上不可忽視的一環。譬如，無論中國或是中東的阿拉伯國家都認為他們仍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壓，過去一些帝國主義所造成的錯誤至今未能彌補或修正，因此他們對於現行國際體系是有意見的。但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自認為從來就不是一個典型的帝國主義國家，甚至美國是一個彌補其他帝國主義錯誤的正義之士。<sup>37</sup>這樣的認知差距自然是屬於歷史性與文化性的，也是造成現今及未來國際衝突的潛在因素。不過這樣的認知差距需要從外交政策面去化解，而美國一味地強調以軍事與科技力量去實現「美國優先」(American Primacy)的政策，恐怕是無法疏通在世界各地日益增加的反美主義，而美國這樣的外交政策與思維也為全球化帶來負面的形象。當我們奢言世界和平時，如何將文化衝突與權力衝突兩者間的關係加以釐清，實在是學界的一個重要課題，若不明就裡的將權力政治的惡果強加於文化衝突之上，那只會使得國際衝突更加複雜與難以處理。

---

<sup>36</sup>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p.34.

<sup>37</sup>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3), p.5.

